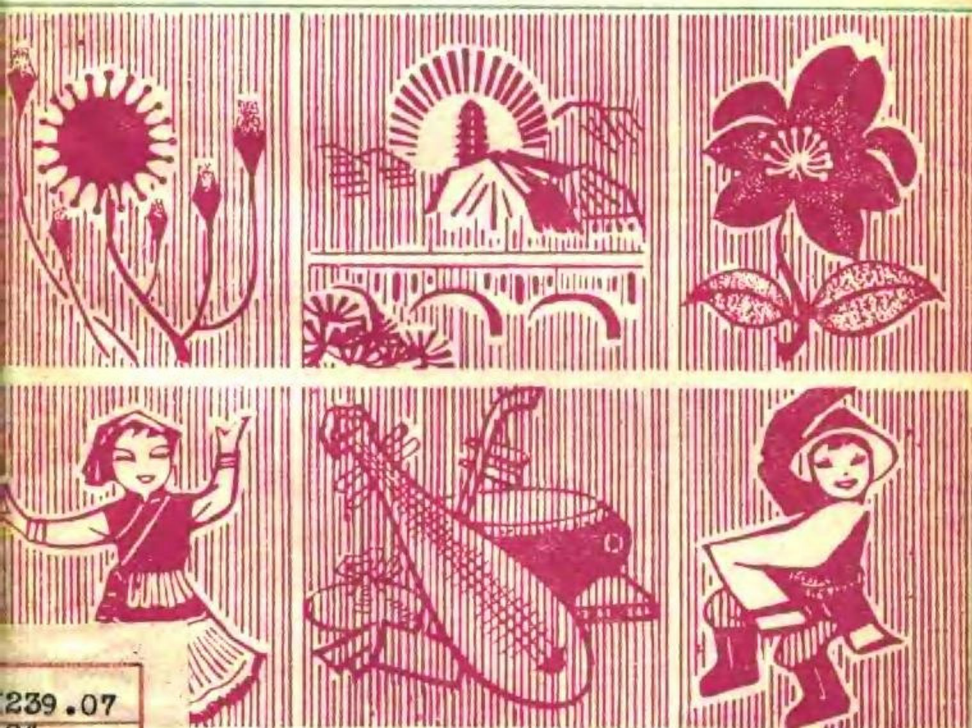


雪 莲

工 农 兵 演 唱



239.07
06
:1

1976 四川人民出版社

雪 莲

(工农兵演唱)

第一辑

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787×1032毫米 1/32 印张2.75 字数49千

1976年7月第一版 1976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.63 定价：0.17元

目 录

车厢里的战斗 (对口快板)	(1)
政委教咱编草鞋 (清音)	(15)
扎 面 (相声)	(17)
雪 莲 (相声)	(30)
梅师长上任 (山东快书)	(41)
夜 练 (快板书)	(58)
老严和小严 (相声)	(69)

车厢里的战斗

(对口快板)

王希良

- 甲 文化革命春雷响，
教育战线摆战场。
- 乙 封资修，被批判，
新生事物齐涌现。
- 甲 教育革命开新花，
我谈谈去年秋天我探家。
- 乙 嗨！教育革命花怒放，
这和你探家联不上啊！
- 甲 你听着！说去年秋天我探家，
坐上火车出了发，
我身旁坐着位老大娘，
身体健壮又慈祥。
还有一位女青年，
英姿飒爽带笑颜。

乙 （白）她们是谁呀？

甲 当时我也不知道，

一上车，

大娘主动作介绍：

“这孩子名叫李小英，

是医学院的大学生。

毛主席教导记在心，

她们开门办学到农村。

把大学办在咱的家门口，

这在过去真少有。

李小英，

和俺社员心贴心，

她对贫下中农感情深。”

乙 （白）哎，现在她们到哪去？

甲 她们采用当地土原料，

试制了几种中成药，

中成药，有疗效，

她们带上样品去汇报。

乙 （白）噢，那老大娘呢？

甲 大娘是位老“先进”，

现在给试制小组当顾问，

老顾问，到学校，

把试制经过做介绍。

乙 这下我才明白了，
我要为开门办学来叫好。

甲 大娘的介绍真生动，
旅客们齐把文化大革命来歌颂。

乙 学校社会紧相连，
工农兵最有发言权。

甲 这时忽听有人“哼”一声，
就好象阴沟里吹出一股风。

乙 这是谁呀？

甲 我顺着声音扭头看，
这个人就坐斜对面。
我不知他的名和姓，
只见他戴副金丝镜。

乙 (白)噢，眼镜。

甲 有位旅客对我讲，
这人原在某个学校当校长。
他执行过修正主义反动路线，
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。
他写过检讨认过错，
表示坚决要改过。
可就怕风吹和草动，
气候一变就犯病。
前几天他随大家走出学校来，

到农村编写新教材。
教材还没编写完，
他却得了阑尾炎，
赤脚医生为他治疗他不干，
阑尾炎有时好来有时犯。
这几天病情有好转，
他坐上火车往回返。
听大家正把新型学校夸，
忍不住也想张口把言发。

乙 (白)他说什么？

甲 “哼”这一声等半天，
再把眼镜掀一掀：
“听有人说开门办学好是好，
可教育质量很难保”。

乙 (白)瞎说！

甲 他的话，刚说完，
小英马上发了言：
“教育是要讲质量，
但首先还要看方向。
旧学校，
教学都是空对空，
根本不为工农兵。
如今是工人阶级登讲台，

把教育大权夺过来。

高与低标准不一样，

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高质量。

有人对旧教育制度很迷恋，

教育革命看不惯。

横挑鼻子竖挑眼，

这种思想太危险。”

乙 这种思想不克服，

将来一定犯错误。

甲 话虽不多道理明，

把“眼镜”说得脸通红。

忙把眼镜挑了挑，

想说话不知说啥好(了)。

乙 (白)没词了。

甲 小英去给旅客送开水，

这时他又张开嘴：

“最近我听有人讲，

说教育革命不理想，

还说‘实践、实践、光实践，

现代化哪年能实现’”。

乙 (白)呸！

甲 这句话，刚出口，

忽听背后一声吼：

“住口！”

攻击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是光实践，
这是在为修正主义搞翻案！”

乙（白）讲得好！

甲 “眼镜”赶紧回头看，
小英就在面前站，
义愤填膺紧握拳，
两眼瞪得滴溜圆。

“眼镜”一看事不好，
撒腿就想往外跑。

乙（白）在火车上往哪儿跑。

甲 他左看右看无处把身藏，
那脸上一阵青来一阵黄。
李小英，走上前，
满腔怒火开了言：

“同志们，
为什么
有人看着咱工农兵学员不顺眼，
污蔑咱是‘粗瓷碗’？
为什么
有人对开门办学看不惯，
反对咱走向社会去实践？
为什么

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，
硬说现在教育质量差？
看表面，他们对抓教育挺积极，
实际是豺狼身上披羊皮。
他们要提高教学质量是招牌，
妄图把工农兵赶出学校来，
让资产阶级重上台。”

乙 革命洪流不可挡，
想走老路是妄想！

甲 这理直气壮一番话，
就象惊雷空中炸，
低头再看那个“眼镜”，
“眼镜”突然犯了病，
满头大汗脸发青，
看样子好象要吹灯。

乙 (白)怎么了？

甲 小英上前一诊断，
说是老病重新犯。

乙 哟！这下可真有点玄，
这是犯了阑尾炎(哪)。

甲 小英说：“治阑尾平时并不难，
手术切除最安全，
可今天情况不一样，

因为是在火车上。”

乙 在车上，也好办，
到站赶紧去住院。

甲 列车员，讲得清，
到站还得一点钟。

乙 (白)哟！那怎么办哪？

甲 车上也要治好它，
可以马上用针扎。

乙 这下我才放宽心，
阑尾炎可以扎银针。

甲 光你放心不能算，
“眼镜”自己不肯干，
边摇头来边擦汗，
说能坚持到下站。

乙 那就干脆别管他，
看他抓瞎不抓瞎。

甲 “眼镜”现在矛盾多，
心里有话不好说。

乙 (白)什么话不好说？

甲 “我刚说现在教育质量糟，
没曾想在我身上先开刀。
再说这学生也能治好病，
还要医院有啥用，

治不好更是不好办，
还是坚持到下站(吧)。”

乙 这个人，真够呛，
死抱着错误不肯放，
叫我说咱别费力，
他愿咋的就咋的。

甲 李小英，不象你，
毛主席教导记心里。
道理讲了多少遍：
“赶快扎针别待慢，
现在治疗还不晚，
待会儿可就有危险(了)。”

乙 (白)可不是嘛！

甲 “眼镜”痛的直发晕，
还是不肯扎银针。

乙 (白)真顽固。

甲 大娘这时说了话，
对他震动实在大。

乙 (白)大娘说什么？

甲 “你别小看俺小英，
她是咱们的好医生。
她爱钻研，敢实践，
使多少病人重返生产第一线。

用一根针，一把草，
多少病人被治好，
闹尾炎，不难治，
在俺村她亲手治过好几次。
我是她们的老顾问，
治不好我来担责任！”

乙 嘿！老顾问，不简单。
敢把责任担在肩。
有这样的顾问来领路，
学生那能不进步！

甲 “眼镜”开始嘴还硬，
可病情越来越加重，
肚子越痛心越乱，
他捂着肚子暗盘算：
“今天这关不好过，
都是我自己惹的祸。
过去犯病好的快，
今天痛的有点怪，
只见加重不见轻，
八成一会儿要吹灯（咽）。
干脆让她扎扎看，
扎扎也许能灵验，
治好了算我拣条命，

治不好……

乙 (白) 治不好怎么样?

甲 治不好……治不好也是命中早
注定。”

乙 (白) 呸! 孔孟之道。

甲 他强打精神把眼睁,
哼哼叽叽喊小英,

“小英同志,
今天的事情都怪我,
你可千万别发火,
请你帮我治治看,
治不好我也不埋怨。”

乙 (白) 还是不放心哪!

甲 老大娘, 点头笑,
张口就把小英叫:
“小英啊,
他说现在教育质量差,
咱用事实来说话。
今天把他的病根除,
看他往后服不服。
咱今天不光为治病,
为的是把教育革命来歌颂。”

乙 好! 老大娘, 好顾问,

这话说得真带劲!

甲 李小英，心明亮，
毛主席给她指方向，
一颗红心向着党，
车厢里面摆战场，
为把谬论顶回去，
银针也是好武器，
银针虽小责任重，
手拿银针多镇定。
一边扎，一边问，
动作熟练又谨慎。

“麻不麻?” “麻! 麻!”

“胀不胀?” “胀! 胀! 胀!”

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?”

“……”

乙 半天没见哼一声，
我看好象痛的轻(了)。

甲 这个“眼镜”真好笑，
刚才痛的嗷嗷叫，
银针一扎就见效，
马上不叫也不闹(了)。

乙 (白)嘿! 真灵。

甲 “眼镜”慢慢睁开眼，

终于平安脱了险。

他先把脑袋动了动，

心想不是在做梦(吧)。

乙 (白)是李小英救了你啦。

甲 小英拿出药一瓶，
对着“眼镜”说分明：

“你的病，没全好，

坚持治疗不能少。

这是一瓶中成药，

是我们开门办学自己造。

这瓶药，给你用，

这药专治你的病。

吃了药你想想看，

为什么你要闹翻案？”

乙 对！你看一看，想一想，
闹翻案决没好下场。

甲 “你张口就是‘有人讲’，
我问你，

你自己站在什么立场？

为什么，

教育革命伟大成果你看不见，

却围着老路瞎胡转。

你看一看，比一比，

你的病根在哪里？”

乙 你比一比，看一看，
免得以后又翻案。

甲 “眼镜”把药接在手，
满脸羞愧开了口：

“唉！

都怪我看书学习不用功，
大是大非分不清，
我心不明，眼不亮，
黑白不分迷了方向，
今天对我的教育实在深，
我今后要在改造世界观上下狠心。”

乙 愿意改正我们欢迎，
死抱着错误可不行。
大是大非要分清，
你要和错误思想作斗争。

合 教育花开万里香，
一代新人茁壮成长，
新生事物欣欣向荣，
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。